

人间

## 三排房

丁彩霞

王庄是个东西狭长、南低北高的小山村，村子里有两百多户人家。

三排房位于村子的中北部，昌子家在前一排，阿葵家在第二排，小军家在第三排。阿葵和小军家一前一后，地势高，和昌子家错落开。

阿葵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自打阿葵记事起，她妈妈就病歪歪的，大多时候是躺在炕上的。三个姐姐都出嫁了，虽然那时她年纪不大，但还要做饭、照顾有病的妈妈。大概在阿葵十二三岁时，她妈妈撒下她和丈夫去世了。

阿葵家屋后的小军比阿葵大一岁，也是家里的老小。小军的爸爸去世得早，小军妈嫁给了村里的一个老单身汉。小军妈身体健壮，能吃能干，说话快，嗓门大，但有一年得了一场急病去世了。那时小军才八岁，小军妈一死，后爹也不管小军了。无奈之下，有人就商量着把小军送给了一户没儿没女的人家。

自从小军被送了人，阿葵就没了小玩伴。

阿葵断断续续上了几年学，早早就辍学了。她老爹去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她就在家洗衣做饭，操持家务。

小小年纪的阿葵，在做饭这一方面却很有天赋。就说做手擀面，她围上大围裙，用比例合适的盐碱调出硬面，把又大又沉的面板放到炕上，用长长的擀面杖把面卷起来推推擀擀，反反复复，直到擀成一大张薄薄的面皮，然后将面皮卷到擀面杖上，用擀面杖擦码齐整，用菜刀切出细细的面条。阿葵擀面，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像是在做一件工艺品。这是她那病秧子的妈妈活着时亲手教她的。阿葵孝顺，她老爹爱吃手擀面，每次做了手擀面老爹都会多吃一碗，还常常边吃边夸阿葵一番。

阿葵家门前有块空地，有空她就去整理整理，并种上了蔬菜。

一天早饭后，阿葵收拾妥当，就去了菜地。初春的菜地里，几行大葱还在睡着懒觉，韭菜却已伸展腰肢，吐露出一截嫩苗。地边上有一排香椿树，每棵枝头上都冒出油亮、肥胖、微红的香椿芽儿。几只麻雀儿飞来飞去，叽叽喳喳。阿葵心想，又到吃香椿芽儿的时候了。香椿枝条又软又脆，她拉弯香椿枝，摘下香椿芽儿，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好香。

时间不长，她就摘了一大把，要送给昌子妈。前后屋住着，自己又没有妈，做个衣裤、针线活儿啥的，少不了要麻烦昌子妈。她大声喊道：“大妈，出来一下，给你些香椿芽儿尝尝。”不一会儿，东屋街门门栓响起，出来的不是昌子妈，是昌子。昌子细高个儿，相貌不错。他接过香椿芽儿说：“这个鲜，是好东西。”虽然是邻居，但昌子比阿葵大了十四岁，平常很少接触。偶尔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昌子已经三十岁了，还是孑然一身。

有一天，昌子妈生病了，想吃手擀面，昌子不会做，她就让昌子去喊阿葵来做。就在那天，看着阿葵擀面时，昌子心里起了波澜。少女阿葵虽然个子不高，有点柔弱，但面皮白净，双眼皮，小嘴巴，耐看。打那以后，昌子往阿葵家里和菜地里跑得勤了，每次去都会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阿葵以前没有这个心思，架不住日久生情，慢慢地她也有点想法了。昌子本来就长得相貌堂堂的，虽然岁数稍大了点，但他有一份工作，有工资。阿葵最终还是接受了昌子的追求。

阿葵和昌子结了婚，婚后第二年生了个儿子。不过，昌子有个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每喝必醉，醉了就要酒疯，瞪着眼珠子，扯着嗓门吼。阿葵先是忍着，后来想去阻止他，没想到他借着酒劲，对阿葵下手了。就这样过了四年，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差。

有一次，阿葵和家族里的亲戚们说：“我和昌子过不下去了。”当时大家谁也没当回事，觉得阿葵只是发发牢骚。可是，没过多久，阿葵真的离家出走了。

三排房，只剩第一排的昌子带着他的儿子生活。

昌子照旧喝酒，喝了酒照旧耍酒疯，村里人见了直摇头。有一年冬天，昌子去亲戚家做客，喝多了酒，在回家的路上摔倒，没人知道。天亮了，被路人发现时，他已冻死在路上。他的儿子，说是要去寻找妈妈，也离开了……

如今，人们路过三排房，还会想起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新房取代这老去的三排房，会有新人住进来，带来欢声笑语，也感叹那悲欢往昔。

故乡吟

## 心中的炊烟

田国和

闲暇时，我常常透过窗户，眺望远处浓墨绿下的村庄，希望能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炊烟曾以它独特的颜色，涂抹了我在故乡的农家岁月。

半个世纪以前，很多农村还没有电，庄户人家烧水做饭都用大铁锅，烧柴一般为农作物秸秆、杨柳槐榆等树枝树叶，炊烟除了青白色外，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柴火与树叶味，并夹杂着油盐酱醋的味道，以及葱花、茺荽、肉菜、面食的丝丝香气。那炊烟，宛若房内的小花猫、门口的大黄狗，满院悠然刨食的芦花鸡，树上飞来飞去的麻雀，皆属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原色。

寂静的村庄是被大红公鸡的声声啼鸣叫醒的，也叫醒了勤劳的庄户人。主妇们点燃灶火，拉动风箱。燃烧的灶膛、跳跃的火苗，淡蓝色的炊烟悠然升空，弥漫在乡村的上空。晨曦中，炊烟又如同仙女的飘带，将静谧的村庄装点得如诗如画。

中午傍晚的炊烟，似乎还兼做报时的挂钟，大田劳作的男人们，一旦看到村子里屋顶上升起缕缕炊烟，便知道饭要熟了，立马收拾农具往家里走；那些在村巷嬉戏玩耍的孩子，闻到炊烟的味儿，肚子立马咕咕叫，还没等娘站在大门口呼喊，便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跑，进门直扑灶房：“娘，我饿了，饭好了没有？”

荷塘边有几户小院，夕阳下的炊烟状如碧蓝色的波纹，到了桥边，乘势拐了个弯，与河畔金柳枝条的摇曳、水面波光里的滟影、树梢掠过的飞燕、近处葱绿的田野相映生辉，既有烟雾缭绕的朦胧美，又有乡间的宁静与和谐，细腻、生动、立体、传神，俨然一幅颇有江南水乡韵味的唯美图。

逢连绵细雨或多雾天气，气温偏低，尤其在早晨或者傍晚，湿湿的地气，像是把炊烟吸住了一般，炊烟恋恋不舍地在村庄的上空萦绕；又像是顽皮的孩子，在房顶瓦片上、树木的枝头上，欢快地扭来扭去，等玩够了才慢慢地消失，回它自己的家……

传统节日及村里有嫁娶的喜庆日子，炊烟仿佛也在分享着快乐，舞动着、跳跃着。厨房里弥漫着丰盛饭菜的香气，久违的诱人的气息让人不禁垂涎欲滴，街巷门口聊家常等饭熟的汉子，热络的话语中掩饰不住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平凡世界平凡的农家，日子过得滚烫，沐光而行。

猛然间，我似乎明白了身居异乡的人，为什么喜欢看乡愁文学，不是因为作品有多么优美，而是背井离乡的人在外不容易，想家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那代人，点过煤油灯，看过露天电影，看过连环画，骑过二八大杠自行车，拿着玉米秆当甘蔗，大田里偷过瓜，小河里逮过虾，小时候画在手腕上的表，从来没有走过，却带走了他们美好的时光……小时候小卖部的东西都想买，可口袋里没有钱，如今超市里的东西都能买，却不知道买什么；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现在却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小时候期待诗和远方，长大了才知道故乡才是真正的诗和远方。曾天真地以为外出谋生很风光，回到家后才明白，那些守着故土老宅、在家陪伴父母妻儿的人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

当我再次向外瞭望，恍惚中仿佛看到了远方村庄的炊烟，自然、飘逸、亲切、温情。多希望在胡同的拐弯处，有年轻的父亲在等着童年的我放学回家。小时候真傻，竟然盼望着长大。传统的年夜团圆饭越来越近，漂泊在外的人正准备或已经走在归乡的路途上。回家、回家，炊烟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纽带，引领归心似箭的游子，奔向魂牵梦绕的村庄，走进温馨而又充满爱的家。

诗歌港

## 倚靠(外一首)

焦修敢

大寒过后的雪  
似乎比天气预报的还要更厚一些  
雪借风势  
抹平了低凹  
风借雪色  
突破了寥廓

树在发抖  
人在发抖  
冬的脉搏跳动着  
潮期的鼓舞  
激活海的漩涡

雪倦了  
在空空的长椅上  
簇拥而坐  
分享海的壮阔  
没有长椅的时候  
倚靠只是一个传说

覆盖

西伯利亚的冷风  
析离了黄渤海的波涛  
化作簌簌雪花  
倾覆在山海路桥  
像白色的精灵  
跳出了优雅的舞蹈

岸的画面  
显得有些单调  
足尺深的雪  
似乎难以脚下  
挈妇将雏  
想抛却所有烦恼  
这白色的精灵  
一时多少妖娆

没有雪的时候  
树才是岸边的主角  
缺了岸芷汀兰  
依然有孩童的欢笑  
是白色的精灵  
忧郁地把它依靠

## 年的味道

林绍海

儿时的年特香甜  
让人怀念  
大白菜肥肉炖粉条  
是最好的盛宴

除夕之夜  
长辈赏赐几枚钢镚儿  
或几角压岁钱  
就会蹦蹦跳跳

如今的年  
餐桌非常丰盛  
面对各种美味佳肴  
怎么也吃不出儿时的香甜

社会发展生活巨变  
岁月苍老已改容颜  
年的味道里  
再也回不到快乐的童年